

贰 关河令

羌笛悠悠，谱一曲苍凉塞上
刀光剑影，解几多国仇家恨
诚君一诺，歃血为盟！
悲恸亦豪情！

歃血

SHAXUE



墨武
著

歃血

SHAXUE

墨志

貳 关河令

著

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敌血. 2, 关河令/墨武著. —昆明: 云南教育出版社, 2011. 4

ISBN 978-7-5415-5282-3

I. ①敌... II. ①墨...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50886号

敌血 贰

墨武◎著

出版人: 李安泰

策划: 英特颂

责任编辑: 吴丽

特约编辑: 赵迪秋

责任印制: 张 旻 赵宏斌

出版	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
地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邮编	650034
网址	www.yneph.com
经销	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
开本	710mm×1000mm 1/16
印张	25
字数	500千
版次	2011年4月第1版
印次	2011年4月第1次印刷
印刷	上海市北印刷(集团)有限公司
书号	ISBN 978-7-5415-5282-3
定价	29.80元

经销电话: 021-56550055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	关山/001
第二章	出鞘/010
第三章	公道/019
第四章	战起/031
第五章	刑天/041
第六章	对攻/051
第七章	后桥/063
第八章	修罗/076
第九章	双星/086
第十章	惊逝/096
第十一章	帝泪/104
第十二章	誓言/113
第十三章	迭玛/128
第十四章	连环/139
第十五章	麀兵/154
第十六章	悍匪/165
第十七章	噩耗/175
第十八章	霹雳/189

目 录

CONTENTS

第十九章	元昊/201
第二十章	博弈/212
第二十一章	两箭/222
第二十二章	单单/231
第二十三章	伏藏/244
第二十四章	萤火/254
第二十五章	城破/265
第二十六章	大顺/278
第二十七章	杀青/286
第二十八章	高手/298
第二十九章	金汤/307
第三十章	诡地/316
第三十一章	侠血/324
第三十二章	危机/334
第三十三章	布局/348
第三十四章	长歌/358
第三十五章	斗将/373
第三十六章	痛击/385

第一章 关 山

我要去西北！

狄青立在赵祯面前时，肯定地说出了自己的心意。

赵祯有些诧异，还有些疲惫，也有些伤感。这几日来，听说西北将乱，禁中侍卫多请命前往西北，赵祯尽数应允了。

或许赵祯也早就想派人前往西北一战了。他虽没有见过元昊，但从种种迹象来看，元昊一直惦记着他，甚至不惜派人为乱宋境，刺杀于他。

此仇不报，他寝食难安。但听到狄青要去西北，赵祯面色一黯。最近那几个当初宫变救护他的侍卫，都提出去西北，赵祯岂能不知那些人的心思。那些侍卫只怕搅入宫争，被人猜忌。只是他真的想要教训元昊，因此这些禁军精英要去，他也就准了。他还准备军西北，希望能让元昊知道，一些事情，早还迟还，迟早要还的。可狄青难道也是和那些侍卫一般的想法？狄青本不应该这么害怕的。

赵祯沉吟了许久才道：“狄青，你不必去西北的。其实那些人去西北，本也没有必要，我只信得着你们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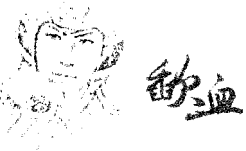
狄青见赵祯犹豫，又看到他那孤零零的神情，想起当初那个软弱无助的圣公子，心中一软，不过转念想起羽翼，只能抛开一切。沉默半晌才道：“我们去西北，不是怕圣上、太后猜忌，而是真的想要去。男儿习武，逢国有机，岂能不赴？”

“王珪他们，是朕最信任的侍卫。但你和王珪他们又不同的。”赵祯感慨道，“狄青，他们是我的臣子，但你是我的兄弟。真的，我一直把你当兄弟的，自从你在夜月飞天面前，宁可性命不要，也要帮我的时候，我就对自己说，以后……我也可为狄青做一切的。”赵祯眼中满是诚恳，甚至不再自称朕。

见狄青不语，赵祯问道：“你还记得在孝义宫时，我和你说过的话吗？”

狄青当然记得，他记得当时赵祯脸色苍白地对他说，“狄青，你一定要帮朕，我求求你。若这件事成，朕就和你是生死弟兄，永不相弃！”

他到现在，还不知道赵祯要去玄宫取什么，但看起来，只是一本天书，就已拯救



了赵祯。他还记得，赵祯伸手一划，对他道：“朕若亲政，要做个千古明君！若朕掌权，定会重用你，朕若是汉武帝，你就是击匈奴的霍去病；朕若是唐太宗，你就是灭突厥的李靖！”

这本是他和赵祯之间的约定，没有第三个人知道。他若知道，最终是个这种结果的话，他宁可什么都不做，他宁可远远地离开京城，甚至宁愿从未见过杨羽裳。他不想当霍去病、不想当李靖，他只想和杨羽裳在一起。

狄青想了太多太多，终究什么都没有说。望着赵祯感慨的眼眸，想着还在昏迷的杨羽裳，狄青只是道：“圣上，臣不记得了。臣和王珪他们，本没有什么不同的。”

赵祯微愕，转瞬看到了狄青眼中的悲凉，明白过来，怅然道：“你不记得，朕记得的。朕说过的话，答应的事情，从来不会忘记！”

走下龙椅，走到狄青的身边，赵祯目光诚挚，说道：“你执意要去边塞，我不会拦你。但这些年来，朕很寂寞，从未有过真心的兄弟，见到你们这些侍卫称兄道弟，很是羡慕。朕真的希望你可以留在朕的身边。”他还试图作一下挽留。

狄青低声婉拒道：“请圣上成全。”赵祯望着狄青那张忧郁的脸，心中突然一动，已有了打算。暗想狄青眼下伤心，不过是一时冲动，我让他散散心，然后再想办法调他回转好了。想到这里，赵祯点头道：“好吧，你要去西北，朕就成全你。你想要做什么官？”

狄青道：“臣只想和王珪他们一样就好。”

赵祯看了狄青半晌，道：“好，朕今日就和兵部说一下。你可以去延州。”

狄青才待告退，赵祯又道：“狄青，你记得，朕说过的话，不会不算。你若真在边陲有所作为，朕定当重用你，为朕收回失去的疆土！还有……你记得，如果有时间就回来看看朕，朕很喜欢和你说话。至于别的事情，你不用考虑太多，自有朕为你做主。你还带着朕的那面金牌吧？”见狄青点头，赵祯肃然道：“你有那面金牌，就要记得，有朕在你身后！”

狄青点点头，默默地转身离去。赵祯重重地叹口气，心想我都说到这种程度，狄青若真想升迁，只要说一句，轻而易举的事情。但狄青终究没有说。

狄青是聪明还是傻？他为了个女人这么做，到底值不值得？赵祯转念又想到，当初王美人离开自己的时候，自己不也这般失魂落魄？想再过一段时间，狄青应该会好转，到时候再让他回京城也不迟。

在龙椅上放缓了身躯，赵祯神色中多少带了些疲惫。望着狄青消失不见，他的眉头又锁了起来，喃喃自语道：“接下来，我该怎么去做呢？”

宫殿森森，阳光照进来，却照不到赵祯的身上。狄青临出宫门的那一刻，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。目光尽处，那个龙椅上的人，坐得那么高，显得如此远。

狄青没有再看，才走了不远，迎面就有一个人走过来。狄青止住脚步，望着那人道：“伯父……”

那人正是八王爷。八王爷仍是憔悴，双目充血，见到狄青的那一刻，挤出了点儿笑容。向四周望去，见没有人留意，低声道：“狄青，不幸中的幸事，太后答应我的



请求了。接下来，你……你准备怎么做？”

狄青错愕，难以相信太后会答应这么疯狂的要求。他并不知道八王爷和太后达成了怎样的协议，可知道八王爷没有必要骗他，犹豫道：“伯父，我才得到一个消息，说香巴拉可能在西北，我向圣上请命去西北。戍边的同时，打探香巴拉的下落。”

本以为八王爷会有不同的建议，没想到八王爷点点头，怅然道：“狄青，说实话，对于能否找到香巴拉，我没有一成的把握。”

狄青心头一沉，听八王爷又道：“可这世上很多的事，绝非你有把握才会做，对不对？唉……我只信苍天不会这么无情，也信老夫的苦心不会白费，更信你狄青对羽裳的一片情。羽裳剩下的事情，我来处理就好。”

“我还想再看一眼羽裳。”狄青犹豫良久，终于又道。他终究还是不舍的。

八王爷摇头道：“狄青，不能了。实不相瞒，此事极为重大，我在昨夜，就把羽裳送往玄宫了。”

狄青忍不住地心酸，想着许久再也见不到杨羽裳了，喃喃道：“也好，也好……”他不知说了多少个也好，可也冲不淡离别的伤情，但最终还是挺直了腰板，缓缓地转过身，才待向宫外走去，突然又止住了脚步。“伯父，我想再问一句。”

“你要问什么？”

“羽裳在玄宫，可以留多久？”狄青声音已有些颤抖。他想问的是，杨羽裳究竟能不能撑到他找到香巴拉。至于找到香巴拉，能不能救治杨羽裳，他根本不再去想。

八王爷的脸色变得凝重，反问道：“你信不信我？”

狄青涩然道：“当然信了。”

八王爷缓缓道：“这世上，是有奇迹的，只是在于你肯不肯去信。在我看来，羽裳甚至能比你我活得更久。你莫要忘记了，你本身就是个奇迹，你本不能杀了赵允升等人的。”

狄青心头一亮，蓦地信心大增，点头道：“对，你说得对，我知道了。”他本身的确是个难解之谜，但八王爷提及这点，难道也知道了什么？狄青不再多想，向八王爷深施一礼道：“伯父，羽裳靠你照顾了。”心中在想，羽裳，我一定会回来的！霍然转身，狄青大踏步离去，长枪般的身躯，挺得笔直。

八王爷看着他的背影，眼中露出奇怪的表情，想对狄青说什么，最终还是叹口气，喃喃道：“羽裳，你放心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救你回来！一定！”

天有云，浓云若龙，出了汴京，青山似洗，万木啸风，好一派壮丽山河。

塞下秋来，风景迥异。京城秋，就算冷，也带着冠盖的鲜艳、鲜花的柔弱、市井的喧嚣。但塞下的秋，一望千里，总带着苍茫的黄、暗淡的灰，还有那流动的青色。一只大雁鸣叫声中，南飞而去，虽独，但无眷恋之意。千里荒芜中，不时传来羌笛悠悠，轻烟若霜，更增天地间的苍凉之意。

晚风连朔气，新月照边秋。

本是有些荒凉的西北军州之地，也有繁华的地方，那就是延州城。延州城，实



为西北第一城池。延州城故址本是丰林县，其城本是大单于赫连勃勃所筑，本名赫连城。后来宋立国，西北有乱，西平王李继迁在西北杀出一片天空。大宋为抵抗横山西的党项人出兵犯境，这才又重修赫连城，改名延州城。

延州城依山而建，有延河横穿，地势险峻，易守难攻。大宋经营许多年后，延州城已成为西北第一大城，更因西北数十里外，有眼下边陲的第一大寨金明寨，号称拥兵十万，延州城有金明寨做后盾，看起来已固若金汤。故西北流传一个说法，寨中金明，城中延州！

羌笛城外悠悠，丝管城内繁急，就算已在寒晚，延州竟也很是热闹。

延州城内，竟也和汴京一样，满是繁华之气。丝管之声，是从延州知州府传出的。府上高位端坐一人，肤色白皙，颌下黑须，有双保养得如同女人般的胖手，一只手端着酒杯，一只手抚着胡须。那人华服高冠，正眯缝着眼看着堂中歌舞，可神色间，隐约有丝忧思之意。

舞急歌清之际，突然有兵士入内禀告道：“范大人，狄青求见。”

范大人皱了下眉头，不耐烦地回了句，“不见。”

旁边有一参军模样的人道：“范大人，狄青这一年来，不停骚扰大人的安宁，总是这样，也不是个办法。”那参军黑面黑须，肤色也是黝黑，有如烧焦的木炭，和范大人倒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范大人想了想，叫住了兵士，问道：“耿参军，依你之意，如何应付这个狄青呢？”耿参军道：“卑职这几天查了下西北各地的边防情况，知道新寨指挥使丁善本死了……”

范大人心中奇怪，打断道：“丁善本正当壮年，怎么会死呢？”耿参军道：“根据新寨传来的消息，说他是出寨巡视情况的时候，被野蛮的羌人所杀。”

范大人心中微颤，暗想这戍边的官儿不好做，总是打打杀杀，好不晦气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回转汴京呢？

范大人叫做范雍，去年还是个三司使，是个优差。可自太后不再垂帘后，赵祯开始亲政，借故说边陲吃紧，就将范雍派到延州任职。范雍眼下为延州知州，又是陕西安抚使，可算是西北第一人，能调动西北的千军万马，若论职位，只比三司使要高。

可范雍很不喜欢这个官儿。边塞太冷、太荒，而且又没有什么油水，就连花儿开得都不艳。范雍没到延州的时候，就已厌恶延州。不过范雍知道，他并没有选择。他在汴京的时候，就一味地巴结太后，天子亲政了，肯定要肃清太后的党羽，他范雍，算是太后的一根羽毛了。一想到这里，范雍就忍不住地叹气，后悔自己没有什么先见之明，若是和狄青一样，提前巴结赵祯，那就好了……

人生就在选择呀，不经意的一个选择，就可能改变了后半生的命运。范老夫子有些悲哀地想到。想起自己选择失误，范老夫子连歌舞都无心看了，摆摆手，示意歌舞暂停。又想到，这个狄青，听说是拥天子那派。这一年来，天子亲政，好像也有对西平王元昊用兵的迹象，可天子传下的圣旨为何吩咐说，“狄青有功之臣，不必重用呢？”



原来狄青一年前就到了西北，具体如何安置，当然由安抚使兼延州知州的范雍负责。范雍到边陲后，就把众殿前侍卫分到各处，他分派王珪、武英、张玉等人的时候，没什么迟疑；可处理狄青的时候，很是挠头。因为这个狄青是天子钦点、三衙派出的殿前侍卫！

范雍虽觉得狄青比他的地位相差十万八千里，可此事既然和天子有关，他就不敢怠慢。不过圣上在狄青的调令上，亲笔写了一句，“狄青有功之臣，不必重用！”这让范雍很费解。

赵祯写这句，其实就是想让狄青在边陲走一圈，不必担当什么职位，若厌倦了边陲的事情，就再回京城任职好了。赵祯对狄青，还是很有感情的。狄青虽是赵祯的臣子，但在赵祯心中，还是希望把狄青当朋友的。

赵祯的心事没有在调令上写出来，倒把范雍范大人为难得够呛。范雍左思右想，只好找各种理由，给狄青加俸，但不让狄青担当边陲具体的职位。这种处置方法，让狄青这个有功之臣死不了，又没什么危险，算不上重用，范雍也就可以给朝廷交差了。范雍把对狄青的处理办法又上奏到了朝廷，天子亲自回道：“准！”

范雍洋洋得意的时候，又有点儿诚惶诚恐，不解赵祯为何对一个低贱的殿前侍卫这么看重呢？

狄青转瞬就在边陲一年，整日游手好闲，范老夫子也不理会。但最近党项人好像要过肥秋，不停在边陲出游骑掳掠西北百姓，造成边陲吃紧。这个狄青隔几日就来请命一次，希望能到边陲最前沿的地方去作战。

范雍哪敢派这个供养的狄大老爷前去最危险的地方？因此百般推搪，不想狄青不依不饶，范雍很是不耐烦。

想耿参军说得也有道理，范雍沉吟道：“丁善本死了，和狄青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耿参军道：“丁善本是新寨的指挥使兼寨主，他死了，新寨就缺人统领了。范大人若把狄青派到那里当差，他以后就不会天天烦扰大人你了。”

范雍拍案笑道：“好主意，快去把狄青叫来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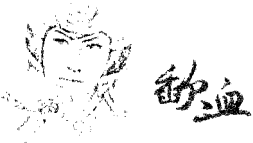
河北塘泺，陕西堡寨，可说是大宋的边防特色。

大宋北防契丹，因失幽云十六州，北疆门户大开，导致契丹兵马动辄南下。眼下大宋虽说与契丹和好，但总要提防契丹人反复、长驱直入，是以根据河北地势低、湖泊多的特点，将大小湖泊加以疏通贯穿，甚至部署船只水上巡逻，限制敌骑。

而陕西之地，却无河北河流湖泊的特点，时刻被党项铁骑威胁。自太祖之时，就开始以县为基础，修建堡寨以防西北铁骑，到名将曹玮知秦州之时，甚至修建了三百多里宽、深达近两丈的堑壕，和堡寨相互呼应，抵挡西北的铁骑。

这修建堡寨、挖掘堑壕的事情，到赵祯即位后，也未停过。这就导致大宋西北边陲，堡寨难以尽数，接连蜿蜒，有如移动的长城。

新寨在延州东数十里外，因为西北有金明大寨和延州城顶着，因此新寨的地理位置并不算扼要，范雍也不看重那地方。如今新寨年久失修，不过千余厢军把守，把狄



青派到那里当个寨主，一来没危险，二来算不上重用，俸禄再给加点儿，支走狄青，讨好天子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范雍想到这里，笑容如水上泡沫般浮起，可见到狄青哭丧一样地走进来，又忍不住板起了脸。

狄青容颜憔悴，胡子拉碴，身上还有些酒气。但狄青毕竟是狄青，那风霜尘土并没有让他失去俊朗，反倒让他身上，带有一股难洗的沧桑动人之气。

更让人心动的是狄青那双眼。那眼眸中，有着不屈、有着执著、有着伤情、有着惆怅。那亮如天星的一双眼，偶尔地眨眨，自有一股苍凉凌厉之意。

狄青如把刀，只是被破旧的刀鞘包裹，但隐隐间，刀锋已现。

没有谁知道狄青这一年来，是如何度过的，只有狄青自己明了。

范雍不看狄青的眼，只注意到他衣冠不整的样子，心中虽厌恶，还能和颜悦色道：“狄青，本府已想到要安排你去哪里了。”

狄青倒有些诧异，问道：“不知大人要将卑职派往何处呢？”

一年了，转眼间狄青在边陲游荡了一年有余。他每次想到这里，都是忍不住的心痛。范雍不让他任职，反倒让狄青无官一声轻，全力寻找香巴拉的秘密。可他走遍了延州，关于香巴拉的所在，还是一无所获。他甚至觉得，这不过是个美丽而又残酷的传说，但转念又想，真宗、八王爷、太后和郭大哥都信香巴拉，绝非无因，他狄青不能放弃，他一定要坚持找下去。

羽裳，你等我！那承诺，此生不变。

范雍向耿参军望去，咳了声。耿参军会意，一旁道：“狄青，月余前，新寨指挥使丁善本被羌人所杀，那里危险，缺人统领。范大人因此派你前往新寨任指挥使兼寨主，你要好好做事，莫要堕了宋军的威风。当然了，若能给丁指挥报仇，那是更好了。”

范雍一旁忙道：“边陲之事，以和为贵，狄青，你也莫要惹是生非。若是引发和羌人的冲突，可莫怪本府事先没有吩咐。”

狄青心道，羌人砍的不是你的脑袋，你当然以和为贵了。游荡一年，他寻找香巴拉的心还坚定，但觉得总要换个办法，凭自己摸索只怕不行。想到这里，狄青躬身施礼道：“卑职谨遵大人的吩咐，先行告退。”

他倒是说走就走，转眼没有了影子。范雍暗想，我调令还没有出，你着急去死吗？可懒得和狄青交谈，吩咐道：“耿参军，你快去办妥此事吧，以免狄青屁事不懂，和新寨军发生误会。”待耿参军离去，范老夫子一示意，歌舞再起。

耿参军出了知州府，见狄青正在府外站着，黑脸上露出一丝笑意。

狄青上前施礼道：“有劳耿参军了。”

耿参军笑道：“郭大人已对我说了情况，我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。狄青，新寨虽小，但人若是龙，终有用武之地。只盼你……莫要辜负了郭大人的心意。”

狄青点点头，再施一礼，转身离去。

原来耿参军本叫耿博，和郭遵曾是旧识。自官变后，京中变化极大，郭遵也自请出京到了西北，眼下为延州的西路都巡检使，负责延州的安危。他知狄青已不想这般

游荡，这才请耿傅想办法。因此今日狄青求见，耿傅这才一旁建议，倒与范雍一拍即合。

狄青在延州又留了一日，第二天一早，耿傅就将调令文书径直给了狄青。狄青接了委派文书，当天出发，新寨离延州城不过数十里，狄青黄昏时就到了新寨。

新寨是依山修建的堡寨，狄青到了新寨，见碧山倚暮中，大雁一行在晴空飞翔，忍不住地向东望了半晌。他披着晚霞进了新寨，见寨门敝旧，防御工事大多破旧不堪，忍不住皱了下眉头。

这种防御，若碰到重兵攻打，当然抵挡不住。可狄青转念一想，新寨西有延州城，西北有金明寨，这地方有如鸡肋，不废弃就不错了，还能指望谁重视此地？

狄青轻易地进了新寨，也无人留意。眼下虽说党项人时有骚扰，毕竟还是小摩擦，因此新寨根本没有战意，甚至可说是防备稀松。

狄青并不急于去寨中的官衙，只是骑马在寨中游荡，见到路边搭着间简陋的竹棚，勉强能遮风挡雨。竹棚里面摆了些桌凳，斜挑出一面青色的酒旗，就算是家酒肆了。边陲多简陋，这样的酒家倒随处可见。

狄青下了马，入了酒肆。他并非想要借酒浇愁，而是知道这种地方，无疑是探听消息的最好所在。但这一年来，他不知道走过了多少酒家，踏破了多少鞋底……消息他是知道不少，但没有他需要的东西。

狄青落座后，微觉失望。酒肆中，坐着几人闲饮，都是说着家长里短的闲话。酒肆尽头，坐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，端着酒碗的手有些颤抖，见狄青进来时，好像吃了一惊，但见到狄青的脸后，舒了口气。

狄青目光锐利，早将那年轻人的神色看在眼里，心中难免有些奇怪。他看出那年轻人不是醉，而是怕，他怕什么？狄青并没有多想，也懒得去管闲事，才待叫些酒菜，就见有两个汉子走进来。左手的那个汉子紫铜脸色，仪表堂堂；右手那汉子一蓬浓密的大胡子，眉毛却是稀疏，但难掩风霜之意。

狄青瞥了眼，心中想，只有边塞之地，才多有这种粗犷的汉子，看他们的服饰，应该是这里的守军。那两人落座后，紫铜脸的汉子一拍桌案道：“伙计，先来两斤酒、半斤羊肉，再来十个炊饼。”

伙计对那紫铜脸的汉子笑道：“廖都头，今日不当差吗？”又对那虬髯汉子道：“葛都头好。”

狄青心道：新寨是小寨，按说领军的人就是指挥使、副指挥使和都头、副都头，这两人都是新寨的都头，应该是我的手下。

廖都头骂道：“废话，我当差怎么会喝酒？快点儿把酒菜上来，我还有事。”他目光闪动，从狄青身上掠过，有些诧异，暗想在新寨的人，他熟悉非常，怎么会有这般人物？

狄青戴着毡帽，已掩住了脸上的刺青。紫铜脸的汉子见狄青衣着敝旧，腰间随意挎着一把刀，难掩孤高落寞之气，一时间也看不出狄青的来头。

廖都头才待起身，就被身边的葛都头拉住，低声道：“莫要多事，我们……还要



做事。”他后面的话说得声音极低，带着几分神秘之意。

廖都头冷哼一声，从狄青身上移开目光，也低声道：“过了这么多天，多半不成了。依我说，不如幸了他就好，你我联手，还怕不能奈何他吗？”

葛都头道：“唉……那厮很鬼，你我就算杀得了他，以后还能在新寨待吗？这里人杂，先吃酒，莫要多说了。”两个新寨都头说话的声音很低，狄青耳尖，竟听到了。他其实也不是刻意偷听那两人谈话，只是这一年来，不知为何，他拥有的神力不但没有像以前般昙花一现，反倒益增，耳力更是到了前所未有的敏锐，因此无意间，听到了二人的对话，不由心中微凛。

狄青拿着筷子拨弄，并没有向两个汉子的方向望过去，心中想到，“这两个都头竟要杀人，他们要杀谁？没想到这两人看似仪表堂堂，私下竟做这种勾当。”

若是换做以往，狄青就算不冲过去质问，多半也形于颜色，可这时的狄青，只是唤道：“伙计，来两斤酒，一斤羊肉。”心中暗想，一会儿跟着他们看看就好。若那两人真的随意杀人，也不能饶了他们两个。

他一抬头，就见到那喝酒的白脸年轻人低头要出去。店伙计过来招呼狄青，发现那白脸年轻人要走，叫道：“华副都头，要走了？酒钱二十文。”

伙计这一招呼，所有的人目光都落到那个年轻人身上。

那白脸年轻人见到两个都头进来后，就扭过头去。廖、葛两都头都像有心事的样子，并没有留意那人，这下抬头望去，廖都头脸色阴冷，身形一晃，已拦到了那白脸年轻人的身前，问道：“华舵，你小子偷偷摸摸的，要做什么？”

狄青心中奇怪，暗想原来这白脸的也是新寨的一个官儿，叫华舵，是新寨的副都头。这三人都新寨的人，可看起来，怎么像是形如陌路？

华舵身子还在抖，赔笑道：“廖都头，我……没有偷偷摸摸。”

廖都头喝问道：“你没有偷偷摸摸，见到我们连个招呼都不打吗？”

华舵一震，突然直起脖子叫道：“廖峰，你算老几？我为什么要向你打招呼？我偷偷摸摸怎么了？你管我？你有什么资格？”

廖峰微愕，不等说什么，华舵已怒气冲冲地走出去。廖峰才待拦阻，酒肆外走进来一人，一把抓住了廖峰，低声道：“老廖，别追了，我有些线索了。”

进来那人高瘦的个子，脸上一块青色的胎记，看起来有些险恶。

廖峰微喜，说道：“司马……你查到什么了？坐下来谈！”

狄青见那司马和廖峰是一样的服饰，暗想这人原来也是个都头。好家伙，我这指挥使才到，就一口气碰到新寨的三个都头、一个副都头。

不过狄青并不奇怪，因按大宋惯例，一个都头能领百十来个厢军。新寨虽小，但也有千余兵士，有五六个都头也是正常。

可这些都头、副都头之间，好像藏着什么秘密。听廖峰邀那司马坐下，狄青正合心意。可司马坐下后，只是饮酒，并不说话，廖峰和那葛都头竟也不再说话。

狄青等了片刻，微有诧异，斜睨一眼，暗皱眉头。原来他一眼就看到，司马用手蘸了些酒水，竟在桌上写字，因此没有言语。

狄青心道，廖峰都头有些冲动，那个葛都头外表粗犷，却很心细，这个青面的司马都头心思深沉，做事滴水不漏，算是个厉害角色。他暗自琢磨这三人的计谋，正想着如何举动，只听到酒肆外有踢踏的脚步声传来。

狄青正琢磨时，并没有去望来的是谁，没想到那脚步声越走越近，竟到了他身边停下来。狄青只见到桌前一双草鞋，破得不像样子，有两个脚指头都露了出来，脚指头动动，像是在和他打着招呼。狄青忍不住地抬头，想看看来的疯子是谁。

如今已入秋，边塞很有些冷意，这人穿双露着脚指头的草鞋，不是疯子是什么？

这里还有很多空座，这人为何一定要到了他的面前？

狄青抬起头来，又有些发怔。眼前那人正在望着他，那人脸上的肃穆，看起来就算八王爷都稍逊一筹。

不过那人的衣服和八王爷截然相反。八王爷很多时候，都穿着极为干净。那人穿着补丁摞着补丁的衣服，衣服不但破，而且脏；不但脏，还很油腻。狄青看不出那人衣服原来的颜色是什么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他只要拧拧那衣服，攥出的油可以炒盘菜了。那人头顶微凸，脸有菜色，一双眼睛不大，正眯缝着望着狄青。

狄青确信这人不是疯子，因为疯子绝对没有那精明的眼神。他看到这人的第一眼，就觉得这人其实很精明。见那人不语，狄青终于开口道：“你有事？”

那人见狄青开口，突然道：“莫动。”他声音低哑，似乎有种魔力。盯着狄青，五指不停地屈伸，神色肃穆不减。

狄青见到那人的五指也和抓了猪油似的，感觉他应该是在算命，但怎么都不能把这人和邵雍的算命联系在一起。不过他毕竟风浪经历得多了，竟还能沉着地望着那人。他这时并没有留意，酒肆中的众人都望着他和那人，脸上的表情极为怪异。

那人像涂着猪油的手终于停了下来，表情慎重道：“你有心事！”

狄青皱了下眉头，半晌才问：“那又如何？”

“你很快就会有有一个大难。”那人的声音像从嗓子中挤出来一样。

狄青反倒舒展了眉头，心道这不是个疯子，倒像个神棍。他早就对什么灾难麻木了，更不信那人的危言耸听，随口道：“那又如何？”

那人眼中似乎有些奇怪，舒了口长气，一字字道：“香……巴……拉……”

狄青霍然而惊，耸然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过，来人居然一口道破了他的心事。他踏破铁鞋无处寻觅的香巴拉，竟被这人轻易地吐露出来！



第二章 出 鞘

狄青听那人说出“香巴拉”三字，不由动容。那人见狄青这么好奇，眼中好像也有惊奇，但住口不言，脸色肃穆中又带着神秘。

狄青见那人不语，紧张地问道：“你知道香巴拉在哪里？”

那人微微一笑，慢慢坐下来，问道：“这位……兄台，我可以坐下来吗？”那人眼角皱纹细细，胡须已有些发白，年纪看起来都可以做狄青的爹了，但称呼很是客气。那人坐下来的时候，见到狄青脸颊上的刺青，脸色微变。

狄青道：“当然可以。先生……你真的知道香巴拉在哪里吗？”这时酒水上来，狄青为那人满了杯酒。那人也不客气，端起那杯酒一饮而尽，啧啧有声，吐沫横飞，少了分高人的神色，喝道：“伙计，来斤上好的羊肉，再来两斤酒，把我的酒葫芦装满。”狄青这才留意到那人腰间系个葫芦，亮得和那人的头顶差不多。

伙计向狄青望去，那人不耐烦道：“有这官人在，你害怕有人付不起钱吗？”

狄青伸手往怀中一掏，丢了块银子在桌上，沉声道：“照他的吩咐做。”

伙计见了银子，眼睛发亮，忙不迭地上了酒肉。那人也不客气，也不用筷子，双手齐用，吃块羊肉，喝一碗酒。他吃的样子如同饿鬼，不过盏茶的工夫，桌上的酒肉竟被他吃个干净。那人惬意地打个饱嗝，伸手拍了拍肚子，很是怡然自得。

狄青这才发现那人的肚子也不小，有如饭桶。不是饭桶，怎么能吃这么多的酒肉？可他竟还能忍住，等那人酒足饭饱后，方才又问：“先生……”

那人爽快起来，眼中却掠过几分怪异，“我当然知道香巴拉在哪里，你要香巴拉吗？”

狄青有些不解，迟疑道：“我要香巴拉？香巴拉怎么能要？我只想去香巴拉。”

那人皱眉道：“去香巴拉？何必去呢，让他们端来不就好了。”

狄青错愕道：“端来？怎么端来？”

那人一扭头，对伙计道：“伙计，来盘香巴拉！”

狄青呆坐在那里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

香巴拉终于被热气腾腾地端了上来，狄青望着桌上的那盘东西，苦涩道：“这就是香巴拉？”

端来的不过是盘热气腾腾的螃蟹，香气扑鼻。

那人龇牙，口水像是要流淌下来，笑道：“当然了，这就是香扒辣。”望着那盘香气扑鼻的螃蟹，那人摇头晃脑道：“俗语说得好，‘九月团脐十月尖，持蟹饮酒菊花天。’官人，你可真是聪明人，也够风雅，竟在这时候吃螃蟹，也找对了，可惜这里就缺点儿菊花点缀。你闻闻，这河蟹做得多香，这东西要扒开来吃，里面葱姜蒜俱有，还有这里独家的配料，辣是够辣，因此叫做香扒辣。”

那人说得唾沫横飞，心中暗笑。他来到狄青的面前，不过是看狄青风尘仆仆，感觉好骗，这才危言耸听，本看出狄青忧心忡忡的样子，想随便给狄青算两句，吃盘香扒辣过过瘾。不想他提出香扒辣，狄青竟和见鬼一样，他当然不肯错过机会，就坡上驴，索性大吃狄青一顿。狄青望着那盘螃蟹，端着酒碗，笑道：“好，很好。”

那人见狄青虽在笑，可笑容中满是凄惨，不知为何，竟忍不住心中惻然。见狄青双眉渐渐竖起，不由骇了一跳，说道：“兄台若是喜欢，大可全包回去吃。我和那面的几个军爷……”他来骗人，早就算好退路，因看到廖峰等人在此，暗想这人必定不敢胡来。哪里想到他扭头望过去，才发现廖峰几人都已不见。

波的一声，狄青手中的酒碗已裂成碎片，可一只手还和铁铸般，没有半分伤痕。

那人骇然，不信世上还有这种人物，见狄青眼中空洞，忙道：“兄台，在下不过是吃你点儿羊肉，你不用这般……感动……”

他也真的不怕死，这时候竟然还敢这么说。狄青一伸手，已把那盘螃蟹推到了那人的面前，说道：“你喜欢吃，就给你吃吧！”说罢竟转身离去。

那人几乎不敢相信发生的一切，望着狄青的背影，眼中露出沉思之色。

狄青已走到酒肆外，轻轻地吸口冷冷的秋气，又叹口气。他这一年来，不知经历了多少希望失望，这一次虽有打击，但对他来说，已算不上什么。

那人虽在骗他，但狄青终究原谅了他，狄青甚至不想再在这种事上，多费工夫。

店中那人喃喃自语道：“这人为何要找香巴拉？这世上，真有香巴拉吗？”他这次吐字清楚，说的的确是“香巴拉”三字，原来他也知道香巴拉的。

秃顶邋遢老汉沉默了半晌，目光闪动，又自语道：“这人真是个罕见的人物，不知道是谁？这种人，老汉我岂能错过？”他才待站起呼唤，就听到店外有马蹄响起，紧接着一声厉喝传来。

狄青出了酒肆，虽心中失望，还没有忘记廖峰几人前时的鬼鬼祟祟。他方才被那个秃顶老汉吸引，虽见廖峰等人离去，也没有追赶。

出了酒肆，狄青也不着急，暗想廖峰这些人都是新寨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就算真的要动手杀人，也不会选在白天。

正黄昏，夕阳落处，有马蹄声响起。狄青迎着夕阳望过去，见到那面有三骑奔来，马蹄轻快，那三人也都是——副轻松的表情。看他们的服饰，和廖峰等人相似。



狄青扭过头去，正寻思去哪里找廖峰他们，瞥见一个小乞丐畏畏缩缩地走过来。

那三骑已到了酒肆旁，三人翻身下马。为首那人干瘦枯干，双眸凌厉，向狄青看了一眼，有些诧异。那人身后跟着两人，一人肩宽背厚，走路一顿一顿，有如钉子刺地；另外一人脸上有道刀疤，随着表情蛇一般地扭动。刀疤脸提议道：“钱都头，不如进去喝两杯吧！”

为首那枯瘦的汉子点头道：“也好。”

三人已要迈入了酒肆，狄青的目光，却已盯在了那小乞丐的身上。

他感觉那小乞丐有些问题。那小乞丐一张脸满是灰色，衣衫褴褛，可狄青怎么看，那小乞丐都不像是乞丐。因为那乞丐眼中，只有怨恨，没有恳求。

狄青突然从小乞丐的神情中，想到当年自己为大哥报仇的情形。

念头不过一闪而过，钱都头三人已和小乞丐要擦肩而过。

刀光一闪，已映了钱都头的一双眼。

小乞丐拔出把短刀，一刀刺向钱都头的小腹。他个头稍矮，刺的部分偏低，这本是必中的一刀。乞丐实在不引人注意，谁也想不到乞丐会杀新寨的都头。

就算狄青都想不到。这一刀实在太突然。但乞丐显然经验不足，他拔刀时正对着夕阳。他一拔短刀，不待刺出，耀眼的刀光就警告了钱都头。

钱都头断喝声中，扭腰而闪，短刀堪堪擦腰而过，他甚至感觉到刀锋贴肉的寒冷。钱都头又惊又怒，闪身之际，一脚踢了出去！

砰的一声，小乞丐惊叫声中，已凌空飞了出去。

钱都头眼中杀机陡现，不等出刀，身边两个副都头早就飞身纵起，空中拔刀，一刀向那乞丐砍去。

狄青皱了下眉头，心道那乞丐刺杀钱都头，钱都头出辣手也正常，谁都要保全自己的性命。可他身边的两个人，根本不问缘由，出手就要杀人，难道已知道乞丐是谁？这些人之间到底有什么纠葛？他初到新寨，蓦地发现新寨并没有表面上的那么风平浪静。

刀光交错，就要斩到小乞丐的身上。

狄青身形才动，蓦地止住。远处陡然蹿来一匹枣红色的健马，如火焰扑到，马儿长嘶，前蹄立起，竟向钱都头的两个副手同时踏到。马快如风，双蹄扬出，只怕铁板都能踢穿。那两人一惊，慌忙空中扭身，向一旁落去。

快马掠过，马背上那人伸手一探，已抓起乞丐带到马上。那人身披红色的披风，戴个斗笠遮住了脸，整个人也如火。火过风涌，那人抓起小乞丐，马势不停，竟从钱都头身旁擦身而过。

钱都头冷哼一声，手腕一翻，单刀出鞘，划出一道弧线向马上那人的背心追斩而去。眼看单刀明亮，就要插到那人的背心，不想马上那人一翻腕，马鞭甩出，竟击在刀柄之上。单刀陡旋，冲天而起，团团舞动，煞是好看。

可那匹马儿，转瞬间，已冲到街头，消失不见。

钱都头的两个手下才要上马追赶，钱都头一摆手，喝道：“莫要追了。”